



回家的路

■ 尚宏厅

人老了想念家乡。细算起来，我有十多年没有回郧阳区老家看看了。今年清明节前夕，我约上几位长辈一起回老家上坟。我们商量不走雷峰垭那条九曲回肠的盘山路，选择走高速公路，想好好感受一下走高速回老家的滋味。

车子从十堰东上高速，一马平川。小车穿山越谷、过桥跨江如行云流水。宽阔的汉江、崎岖的茨架岭、巍峨的雷峰垭、险峻的白桑关、悠长的白竹沟，从我们的视线中一一而过，只听气流在“呼呼”作响，犹如腾云驾雾般舒服。从前去谭山镇的柳泉沟、龙门堰、徐家坡需走一天的路程，而现在这些熟悉的地方在我们的眼前像放电影一样转瞬即逝……回想以往回老家两个多小时的颠簸，幸福感油然而生。

年逾八旬的二爹说：“高速公路真快啊！做梦也没想到，我们的家乡会通高速，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可真幸福！”奔驰在平坦宽阔、宛如彩练的高速路上，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以前常走的那条曲折盘旋的回家路。

我的家乡距离郧阳城有60多公里。山高，坡陡，弯急，沟深路险。听老人讲，很早以前不通车，来往全靠步行。进城的人们三更起床，肩挑背驮运回食盐、布匹等生活用品，像骆驼一样奔波劳碌。

记得小时候，我父亲在城里工作，我二爹第一次带我们进城玩，乘坐的是嘎斯车，尖头，敞篷，通体军绿色。与其说坐车，不如说叫“站车”。满车人挤在车里，像一圈儿燕子齐刷刷地扒着车厢栏杆，一路翻山越岭，起伏颠簸。

上，第二天一大早，我弟弟骑着自行车，迎着寒风、踏着泥泞将父亲接回。

雷峰垭，自古雄关漫道。山高入云端，悬崖绝壁，中间仅有一条小路是通往郧阳、河南、陕西的必经之路，军事位置十分重要，历来被府州、县衙派兵把守。解放后，这里是南北交通大动脉，209国道贯穿南北。1981年打通的第一条雷峰垭隧道，因破损严重，再加上坡度大、弯道急，不能满足交通运输的需要。于是，政府又在原隧道下面开通第二条隧道。隧道全长1136米，两端接线长1208米，总投资3746万元。2010年正式竣工通车。这座连飞鸟都难过的天然屏障，终于被人们征服。车子穿越隧道，如履平地，既缩短距离又保障安全。

在我们这些游子的心中，雷峰垭就象征着郧阳北人的家乡。陌生人见了面，只要说是雷峰垭那边的，立马感情拉近，倍感亲切。我每次从十堰城区乘车走到雷峰垭，就感觉回到自己的家。看路边的石头、树木和田野都是那样的熟悉。车子过了石佛寺、十八盘、黄柿坪，爬上布袋沟，放眼方山、鸡子岭，心里萌生别样的感觉。四十多年前，我和家乡的伙伴在此山上捉蝎子、刨火头根、挖柴胡、割山柴的往事仍历历在目。白沟堰子那个小小饭店，就是我们当年休憩的落脚点。

不知不觉到了家乡刘洞镇鹤岭峪高速公路出口。我收回思绪，看看表，才走了40多分钟。下了高速路，我们直奔刘洞镇。原以为能看到老街低矮的红砖瓦屋、商铺门市，以及40多年前上高中时经常光顾的合作社和小饭店，看到每年阴历三月十五那天，鄂、豫、陕交界处上万人集会的河滩，回味在人群拥挤的河滩上走来走去，欣赏琳琅满目的露天交易市场，听河边戏台上演唱的曲剧《十五贯》和豫剧《破洪州》，吃着焦黄甜香的石子烙馍的情景……当我们驱车走到镇东头，就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河沟、沙滩、老街都不见了，到处高楼林立，宽阔的水泥路，沿街商店林立，人头攒动，热闹非凡。

快到晌午，该回家了。没想到以前从镇子通往老家的泥土路全部被硬化，绿色的护栏随着路面在坡沟间蜿蜒盘绕，显得格外惹眼。走在乡村的公路上，见一栋栋红砖瓦屋掩映在公路两旁的绿荫当中。炊烟袅袅，乡情浓浓。大家相互见面，亲热地打着招呼。

家越来越近了。再拐个大弯上个坡，山垭上那片平静而祥和的村落，还有我家的百年老屋，就出现在了眼前。

我给留守老家的七爹打电话说：“随便弄几个家乡菜就可以，我们马上就回来了。”七爹兴奋地：“这么快呀，你们到家，我准时开席。”席间，大家畅谈现在的幸福日子，分享当今交通高速发展的喜悦。七爹说：“现在的发展真是太快了，别看咱住在山里，一出门就可以乘车……”

如今回家的路，从过去的泥土路到高速公路；回家坐的车，从老掉牙的嘎斯车、普通客车再到豪华大巴；车厢从挤站颠簸到空调软座；车子的时速从慢腾腾的三四十公里到八十多公里；人们乘车从忙乱爬窗抢座到礼让有序；从肩扛蛇皮袋土里土气上车到手提滑翔行李箱，轻松自如……

此时，我想起了爷爷、奶奶和父亲，要是他们还活着，带着他们出去走走看看，那该多好啊！想到他们，我就想到回家的路。他们仿佛站在路边，周围是苍翠的树木，一条平坦明净的青石路绕山而出，宛若彩虹。

车子攀上雷峰垭，道路无比险峻。嘎斯车像老牛一般“哼唧唧”地拐弯爬坡，“嘶嘶”的轰鸣声震动山谷。登上雷峰垭，车子下了一段长长的陡坡往里拐，二爹指着雷峰垭峡谷深处皱褶里的一个小小的圆山包说，那个小圆包就是放羊坎。传说有个放羊的老人死在那里，蚂蚁为他搬土埋尸安坟。后来他的后代做了天官，天官回乡祭祖，放羊坎陡峻险峻，难以攀登，人们就用白布搭天梯上天官山祭拜……二爹说，这是我爷爷当年给他讲的故事。

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通往家乡的路几经扩展，石子路变成了水泥路，嘎斯车换成了大巴车，大家回老家方便多了。那些年，我奶奶跟着我三爹在老家住。我父亲和我二爹每年冬天在我奶奶过生日的时候，都要乘大巴车走山路回老家一趟，看望年逾九旬的奶奶，顺便给家里带回过年所需的大米和木炭。有年冬月，父亲和二爹从老家返回时，天气突变，天空飘起大雪，他们急忙搭班车往回赶。途中，雪越下越大。车子走到黄柿坪十八盘山脚下时，路面结冰打滑，一车人无奈只好下车步行。父亲和二爹拄着棍子，穿着草鞋，顺着盘山公路迎风踏雪艰难行走，实在是苦不堪言。

好不容易翻过雷峰垭，走到茨架岭时，已是晚上十点多。患有肝病的父亲身体虚弱，又饿又冻，脚指头也被草鞋磨破冻烂，走不动了。我二爹只好让我父亲在道班借宿，他只身一人黑灯瞎火沿着山村公路步行十几里往家赶。道班上班的同志很热情，给我父亲弄吃的喝的，让他在火炉边取暖。值班的同志说：“这十八盘、雷峰垭山高路陡，气温低，外面下小雪，就不能通车了。你在这里将就休息一晚，明天再想办法回家。”听说父亲被困在回家的路上，一边紧张有序地准备午饭。每年这一天，待人热情的二爷爷就会将家族中所有人安顿在他的院子里。他时常背着手，不放心地东瞅瞅、西转转，不时去厨房问米量、菜量充足与否，有时还会去菜地里拔几根葱，笑吟吟地递给厨师，唯恐招待不周。随着铁锅里的热气袅袅升起，整个村庄都被厨房里飘出的香气和院里的笑声包围。

在城里呆久的我们难得面对村里的景色和烟火气息，热闹地穿梭在灶膛和院子中间，看各种食材在一双双巧手下变成一道道美食。我们都垂涎欲滴，迫不及待地看上一盘盘饭菜端上，等长辈们都落座后，轮到小辈一一围坐其中。饭桌上大家相互谦让，时不时有长辈说“孩子，你多吃点，尝尝这个”，一不留神碗里的食物就堆成了小山。“他乡纵有当头月，不及故乡一盏灯。”男人们互相敬酒，脸喝得红红的，女人们不断烧制新菜，再次端上餐桌。流年似水，亲人相聚，那份久违的亲情如潺潺流水流淌心间。

吃饱喝足后，我们买好香烛，准备上山祭祖。随着一阵鞭炮声，各家按辈分自觉排成一条长长的队伍，有序开始给老辈们上坟。我们都恭敬地给去世的老太太、老太爷们上香、磕头，二爷爷此刻又给我们小辈儿讲“刘氏”老辈的故事。多少风云逸事，经由他的口中提及，那情景便好似身临其境。当他忆及祖辈们的高光时刻，手指便会因激动而颤抖起来，眼眶中总是饱含泪水。

祭祀完成后，下山途中，各种不知名的野花及野菜自由地生长，我们在田野上跑着跳着，看谁把蒲公英的种子吹得更远，欢乐的笑声响彻整个田野，故乡此刻是我们撒野的游乐场。欢乐的时光总是很短暂，山边的日落隐去后，我依依不舍地与同伴及长辈们分开。看着这座小山村一点点朝我远去，崎岖的小路也由车灯照耀的那一点光亮变成了明亮的大路，每当此时，我总是有种失落和莫名的惆怅。我不知道自己是在想念刚刚离开的朋友，还是想念那些对我很好的长辈，抑或是怀念那个温暖的小村庄。那时候我不知道答案，现在的我却懂得，我在想念我的故乡，那里有着原生态的环境，有着我们的祖先，有我们淳朴的乡亲，更有我们世代的根。

现在到故乡的路又增加了几条，从前两个多小时的车程，现在只要一个小时就能到达。时代在变化，小山村也在发生变化，但故乡的风土人情却一直未变。

“青山遮不住，绿水挡不住。”正在外地求学的我，时常会想念故乡的风物，想念故乡的亲人，更想念乡情似月的美好。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每个人似匆匆地奔向下一段征程和旅途，然而，走得太快，灵魂会丢失。因此，在行走的间隙，唯有故乡才能让我的脚步慢下来，让我感受到安心的存在……

上，第二天一大早，我弟弟骑着自行车，迎着寒风、踏着泥泞将父亲接回。

雷峰垭，自古雄关漫道。山高入云端，悬崖绝壁，中间仅有一条小路是通往郧阳、河南、陕西的必经之路，军事位置十分重要，历来被府州、县衙派兵把守。解放后，这里是南北交通大动脉，209国道贯穿南北。1981年打通的第一条雷峰垭隧道，因破损严重，再加上坡度大、弯道急，不能满足交通运输的需要。于是，政府又在原隧道下面开通第二条隧道。隧道全长1136米，两端接线长1208米，总投资3746万元。2010年正式竣工通车。这座连飞鸟都难过的天然屏障，终于被人们征服。车子穿越隧道，如履平地，既缩短距离又保障安全。

在我们这些游子的心中，雷峰垭就象征着郧阳北人的家乡。陌生人见了面，只要说是雷峰垭那边的，立马感情拉近，倍感亲切。我每次从十堰城区乘车走到雷峰垭，就感觉回到自己的家。看路边的石头、树木和田野都是那样的熟悉。车子过了石佛寺、十八盘、黄柿坪，爬上布袋沟，放眼方山、鸡子岭，心里萌生别样的感觉。四十多年前，我和家乡的伙伴在此山上捉蝎子、刨火头根、挖柴胡、割山柴的往事仍历历在目。白沟堰子那个小小饭店，就是我们当年休憩的落脚点。

不知不觉到了家乡刘洞镇鹤岭峪高速公路出口。我收回思绪，看看表，才走了40多分钟。下了高速路，我们直奔刘洞镇。原以为能看到老街低矮的红砖瓦屋、商铺门市，以及40多年前上高中时经常光顾的合作社和小饭店，看到每年阴历三月十五那天，鄂、豫、陕交界处上万人集会的河滩，回味在人群拥挤的河滩上走来走去，欣赏琳琅满目的露天交易市场，听河边戏台上演唱的曲剧《十五贯》和豫剧《破洪州》，吃着焦黄甜香的石子烙馍的情景……当我们驱车走到镇东头，就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河沟、沙滩、老街都不见了，到处高楼林立，宽阔的水泥路，沿街商店林立，人头攒动，热闹非凡。

快到晌午，该回家了。没想到以前从镇子通往老家的泥土路全部被硬化，绿色的护栏随着路面在坡沟间蜿蜒盘绕，显得格外惹眼。走在乡村的公路上，见一栋栋红砖瓦屋掩映在公路两旁的绿荫当中。炊烟袅袅，乡情浓浓。大家相互见面，亲热地打着招呼。

家越来越近了。再拐个大弯上个坡，山垭上那片平静而祥和的村落，还有我家的百年老屋，就出现在了眼前。

我给留守老家的七爹打电话说：“随便弄几个家乡菜就可以，我们马上就回来了。”七爹兴奋地：“这么快呀，你们到家，我准时开席。”席间，大家畅谈现在的幸福日子，分享当今交通高速发展的喜悦。七爹说：“现在的发展真是太快了，别看咱住在山里，一出门就可以乘车……”

如今回家的路，从过去的泥土路到高速公路；回家坐的车，从老掉牙的嘎斯车、普通客车再到豪华大巴；车厢从挤站颠簸到空调软座；车子的时速从慢腾腾的三四十公里到八十多公里；人们乘车从忙乱爬窗抢座到礼让有序；从肩扛蛇皮袋土里土气上车到手提滑翔行李箱，轻松自如……

此时，我想起了爷爷、奶奶和父亲，要是他们还活着，带着他们出去走走看看，那该多好啊！想到他们，我就想到回家的路。他们仿佛站在路边，周围是苍翠的树木，一条平坦明净的青石路绕山而出，宛若彩虹。

那

那年煎饼果子香

■ 陶敏

上刷一层酱料，来两片嘎嘣脆的薄脆片，裹上两片生菜，撒上葱花、黑芝麻，顺势卷成一个圆筒，用刀切成两半递到我面前。一套动作前后不过三分钟，行云流水般一气呵成。

我迫不及待地一口咬下去，咸香的味道充盈整个口腔，越嚼越香，酥脆的口感，让人回味无穷。吃完再搭配一杯自制豆浆，使人倍感幸福。

渐渐地，我爱上了家门口的煎饼果子，一到周末就来到摊前排队，有时加鸡蛋，有时加火腿，总是吃不腻，老板的生意越做越好，眉眼间也舒展开来。

记得有次晨跑后，我又来到摊前跟老板说：“来个煎饼果子，加鸡蛋。”她微笑着制作，娴熟的动作看起来真是一种享受。

正在欣赏时，一下想起我今天晨跑没带手机，一摸兜里也没钱，赶紧跟人说：“老板，我没带钱，这个给后面排队的人吧。”她手上的动作没停，微笑着说：“没事，你从这路过时再给就是了，几块钱的事。”我连说不用了，老板毫不犹豫地拿起平时做得更快的煎饼果子云淡风轻地递给我说：“趁热吃吧，没事，一个煎饼果子而已。”看老板这么信任，我反而不好意思拒绝，提着煎饼果子回家，等我收拾完下楼来付钱时发现老板已经收摊离开了。

以后的每天清晨我都早早下楼到后门，等待那熟悉的煎饼果子味道，但这个老板再也没有出摊了。此后我再也没买过煎饼果子，那口煎饼果子的味道却一直在我心底萦绕。

时隔多年，各个巷子、路口的煎饼果子摊位多起来，但始终没遇到那个熟悉的妇人，不知道她是否改行做了别的买卖，是否还保持着微笑？恍惚间，我看到街角一个新开的煎饼铺，忙碌的身影犹似当年的那个她。当老板递给我时，我拿手机扫了双倍的钱离开……

乡愁花开

■ 代新成

乡愁似冬天的太阳花
从久远的家乡开来
溢满思念的芬芳
在迁徙的人海里
谱写成岁月奋斗的歌
风餐露宿的日子
风与雨的交流
不变的情深
如故乡的夕阳
灿烂无限

乡愁似故乡二月的小河
从童话传说中走来
思念穿越千山万水
在冰封记忆里
家乡的冷月
高悬温柔五万年
思想划过星辰大海
思念如山
燃烧一堆烈火
把思念酿成老酒
还没有入口
愁却涌上心头

乡愁长成故乡的古树
守望岁月在村头
长成弓形的母亲
叠成岁月的思念
离别的温柔
流浪的乡愁
村头的夜莺夜夜鸣叫
从日出唱到月出
远山如眉
近水似虹
乡愁罩在心头

乡愁似三月飞舞的柳絮
飞舞田野之上
耕牛不知疲惫地歌唱
一声声深情地呼唤
在山谷回荡
母亲深沉的牵挂
化作山泉的清澈
拂过了多少春夏秋冬
便是最美的乡愁

乡愁似六月的海风
化作南海美丽的神话
潮涨潮落
无论天涯海角
乡情就是你我
如同远航的渔船
留守的大嫂
静静望床前的月光
初恋一幕幕回放
泪水无限流淌
老屋的木床之上
新婚的味道
便是地久天长

乡愁如九月的风
风轻云淡
母亲用深情酿造米酒
异地的女儿
老酒杯杯对月
思念老家
恰似秋水情长
母亲的味道
泥香果甜
深融血液里
散发泥土芬芳
注定我和你
不离不弃

乡愁似十月的秋雨
绵绵不断的思绪
在家乡的竹林里
在红透的柿子树上
高高挂在树梢的盼望
在梦里
有一种呼唤
毛坯土炕粗茶淡饭
妈妈的叮咛
爸爸的苍老
挥舞在冰天雪地
燃旺的火盆
妈妈讲述家长里短

乡愁似冬天的白雪
在深深的记忆里
对漂泊的浪子来说
乡情就是一缕炊烟拧成的绳子
一头系在远方
一头系在故里
越想越甜
越难逃离
父亲烟斗不熄地燃烧
满天飞舞的雪花
把思念埋葬
明年的春天
绽放一地春色



乡情似月

■ 刘昱麟

作家刘亮程曾说过：“故乡是一个人的羞涩处，也是一个人最大的隐秘。”我的家乡是鄂西北的一个僻静山村，村墟静谧，山花弥漫，处处皆是人间美景。每到夜深人静之际，当我陷入一段回忆，记忆中的乡村月光、狗吠深巷，曾经滋养了童年的所有美景，便会如同电影般一帧帧显示于眼前。

清明时节，草长莺飞。接到大爷爷的电话后，我得知自己即将与家人启程返回故乡的老家祭祖，内心十分激动。大爷爷是爷爷的兄长，年逾古稀，受人尊敬。每到清明时节，作为族长的大爷爷就会通知所有人回老家祭祖。所谓慎终追远，祭祖在长辈们看来，是后人先与先辈连接的精神脐带，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一大早，我们穿过繁华的都市，路过奔腾的汉江水，到了美丽的郧阳区。每当这时我们就会停下来，来到那家童年时经常打卡的小店，来一碗郧阳特色的“三合汤”，然后踏上回故乡的路。

穿过一座座大山，我们终于回到了故乡，回家祭祖的亲人也渐渐多了起来。家族中的贤惠女人们纷纷系上围裙，拿起锅铲，一边寒

